

自由的浪潮

The Vegan · 第9卷 第3期 · 1954年冬 · 第9-12页

为《The Vegan》十周年纪念特刊而作。克罗斯将纯素主义置于历史上诸解放运动的脉络之中。三篇核心文献之一。——中文翻译，译自英文原文。

本文试图以浅白的语言阐明：纯素主义是什么，它为何以及如何得以产生，并进而揭示它对人类可能意味着什么。

"纯素主义"一词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场重大的变革，一次可与农奴的解放和奴隶的解放相提并论的新突变。

它的官方定义——"人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的学说"——准确、精确而全面，却并非总能被完全理解。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令人意外，因为鲜有九个简短的字眼竟能镌刻下一场如此宏大的改革，而这场改革一旦实现，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以及居于其中的新人类。

* * * *

我们为何相信自己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换个方式来问，这样一种学说为何得以被提出？

其最终的——即便不是最直接的——答案颇富启示，因为它印证了这样一个论断：纯素主义并非人类演化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旁枝，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居于核心而不断延展的生长。

纯素主义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坚不可摧地相信自由——尤其或许是我们这些生于、长于这些素来热爱自由的岛屿之上的人。

按照我们自己内在的光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自由，是我们对生命本身看法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光照之下，我们才寻得纯素改革的真正意义。唯有当我们把它看作一种并非关于约束（一如反对它的人所误以为的那样），而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时，我们才能完全领会它。

事情很简单：归根结底，纯素主义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标示着自由之潮汐的那一次次周期性浪潮中最新的一次。它与其前辈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自由之争带来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特征；它把自由的浪潮推向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其天然边界之外的地方——即"自由之人"这一概念。在纯素主义出现之前，相对而言很少有人认为动物配得或有权享有获

得自由的权利，而意识到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将对人自身的自由产生何等深远影响的人，恐怕更是寥寥无几。

纯素主义真正的、不可磨灭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严密逻辑证明了：人正是由于否认动物获得自由的权利，才把通往他自身对幸福之进一步追求的那道门，紧紧锁在了自己面前。

相信有获得自由的权利，必然意味着我们也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者。倘若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所亏欠，我们便否定了这一原则本身。如此一来，我们便使奥威尔笔下的《1984》成为逻辑上的一种可能，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奴役成为一种可辩护的行为。换句话说，自由之法则——它同时也是爱之法则——是没有界限的。正因为人在他的心念之中把动物排除在这一法则的作用之外，他便为它设下了任意的界限，而这样做，他便自食其果——严重地限制了他自身的进步。纯素主义正是把如此无情而具启示性的光，投向了这一因素、这一鲜为人知的、阻碍人向上生长的壁垒。

当我们转而探讨纯素主义是*如何*来到世间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绝佳的例子，可见命运之力有时所采取的那种迂回的路径。

平淡无奇的事实是：纯素主义的种子，萌发于《The Vegetarian Messenger》通信栏中历时一年的一场争论，其议题是反对素食者食用乳制品的道德理据。争论结束时，一小群素食者决定，他们愿意在素食协会（Vegetarian Society）内部组成一个"无乳制品"的团体。但协会予以拒绝，并建议这几位会员另立自己的组织。素食协会就这样成了命运不自知的婢女，因为它这一举动的直接结果，便是纯素协会于1944年11月的成立。

这个新协会并未长久满足于仅仅是"不食肉、不食乳、不食蛋、不食蜜"。诸如毛皮、皮革和羊毛之类的商品，与动物性食物一并被列为"非纯素"之物。早期便有一种努力，试图触及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症结的根本；试图处理根源，而非其几乎无从计数的种种后果。然而，若非经历了数年内部的紧张与磨砺，协会终究无法明确它想要做什么。它最终于1950年11月11日下定了决心：在一次特别大会上，它议定，它想要做的，乃是终止人类对动物的剥削。

在1944年至1950年之间，纯素主义内在而真实的含义一直处于"溶解"状态，未经界定，也未被完全认识。那个"无乳制品"的动机，从一开始便显然不足以作为最终的含义；它其实不过是一个触发性的动作，将一条崭新而深刻的真理推入了世间。到了1950年，当纯素主义的含义变得普遍显明时，它被凝练为一句简单的话语，并被写入了协会的章程。

自1950年以来，其含义便再无疑义。文章前面所引的那个简短定义，由第4(a)条规则加以扩充："本协会应力求终止人类将动物用于食物、商品、劳役、狩猎、活体解剖，以及一切涉及人

类对动物生命之剥削的其他用途。"

尽管在1950年之前，关于纯素主义究竟为何物曾有过大量争论，但有一点从未存疑：推动这一运动的力量，过去是、如今仍然是对动物的慈悲，它源于动物在人类手中所受的对待。正是慈悲，促使最初那一小群人于1944年团结起来；也正是慈悲，为今日提供着前行的动力。

* * * *

作为一个协会，我们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便是把某种否则可能会逃过世人注意的事情，呈现到各地人们的面前：动物解放的全方位重要性。

动物向人提出了一场对其价值与前进能力的至高考验：即考验他如何对待那些他握有权力可以支配的对象。

可悲却真实的是：面对这场考验，人往往以牺牲动物的苦难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目的。他猎杀、宰割、活体解剖并奴役它们。为了获取它们的乳汁，他向它们施加了他一切剥削中最不足取的行径之一——蓄意而强行地把母牛与初生的牛犊分离。他把那狂野、自由而高贵的马，加以驯服、阉割，并套上挽具。他不停的祈祷，与其说是求每日的饭食，不如说是求每日的肉食。心怀慈悲之人，尽可理直气壮地一针见血地发问：这究竟能是怎样一种关系，竟以鞭子、马嚼子和屠夫的刀为它的象征。

美国作家亨利·贝利·史蒂文斯（Henry Bailie Stevens）曾论证说，人在其演化过程中的某一处所走的一条"歧路"，便是对动物的奴役（"驯化"）。这一论点至少可谓合乎逻辑。譬如，一面祈求地上太平，一面又对动物发动一场无异于战争的攻伐，这其中实在没有多少常理可言。

要着手矫正这一演化上的偏离，首先所需的，是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动物解放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倘若有足够多的人经历这样一种心念上的转变，那么人的种种技能与才智便可用来研发替代品，以取代那些为大多数人所无疑地视为其福祉所必需的动物源产品。这些产品——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非动物乳便是一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一理想要在普遍的实践中得以应用的话。因为男男女女并非人人相同，对许多人而言，那些现实的障碍在目前必定显得难以逾越。我们不能对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视而不见：对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障碍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

为了给纯素运动提供充足的资源与技能，吸引人们加入其中至关重要。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传播这一观念——动物解放的观念。我们将欢迎任何程度的皈依者——既欢迎那些除了在心念上认同之外别无更多承诺的人，也同样欢迎那些忠实地、竭尽所能地把他们对这一理想的认同付诸日常实践的人。

随着这一观念日益为人所接受，为那些天性并非开拓者的人把道路变得更易行、更具吸引力的机会也将随之增多。在个人实践的障碍逐步被移除的同时，还必须留意这样一个问题：一旦从剥削到自由的转变进展到某个阶段，我们打算如何对待动物这一整体。不难看出，这样一场转变将随之带来一些广泛而普遍的问题。没有人——尤其是纯素者——想要一个没有动物的世界；而我们打算如何从总体上、从细节上，去实现由剥削与悖谬向自由与自然的这一转向，终有一日必将成为一个大可谈论的话题。

倘若容我插入一句私人的感言，我向天意所祈求的，鲜有比这更为渴望的事：愿这样的一天，能在我尚在人世、得以亲历它之时到来。譬如，能参与一场讨论，去决定为了这一转变的目的，究竟应在这一地区还是那一地区设立一处自然公园或动物庇护所，以及它究竟应当如何规划——那该是何等荣耀之事！

当纯素主义抵达这样一个阶段时，大多数男女的心与念都将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变。届时，剥削动物这一念头，将如同今日人类奴役这一念头一般令人憎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将不再有肉铺，而送奶人（倘若他仍在挨家巡送的话）将送来纯素的乳。乡野之间，将不再沉重地笼罩着母牛为其牛犊哀鸣的悲怆。将不再有屠宰场，不再有活体解剖的实验室，也不再有人为取乐而猎杀动物……

但另有一些变化，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生活在一个更仁慈、更开明的世界里，对人自身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只能勾勒出最粗略的轮廓。他的健康，无论身体的还是心智的，都将大为改善。因为他将卸去他本性中许多较为粗鄙的部分，精神上的种种益处将如甘霖般降临于他——那些今日他凭着自己短视的意愿而拒之于己身之外的益处。

此乃梦想之所系……而要使这些梦想成真，则须我们各自随缘尽力，各尽其分。我们正处于这场新突变最初的萌芽阶段。*我们，就是开拓者。*

——莱斯利·J·罗斯